

长篇历史小说

王昭君

庞天舒◎著

这世间，只有女人的胸襟，可以融化战争的刀林箭丛与铮铮铁蹄

新华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2247.5/PTS

昭君



庞天舒◎著

这世间，只有女人的胸襟，可以融化战争的刀林箭丛与铮铮铁蹄

1247.5
PTS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昭君 / 庞天舒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11-8018-9

I. 王… II. 庞… III. 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8738 号

王昭君

作 者: 庞天舒

责任编辑: 孟通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3

印 刷: 廊坊北方彩色印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5mm×235mm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1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011-8018-9

定 价: 2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63072012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316-2013508



引子 天赐昭君 1

这晚的月亮实在好啊，澄明瓦亮地挂在穹空，为劳作的农人照拂着，人们直起腰，举目向上，辽阔天宇，长空深处，人们似乎感到了某一位大神的亲切目光，哦，神在注视烟登坪村的人们。

第一章 惊艳山乡 4

嫣嫣然一笑，漆黑粗长的睫毛上颤颤地挂着晶莹的桑露，洁白的面庞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姑娘们就拉开嗓子脆生生地唱：日出采桑兮去桑园，桑露清清兮洗白墙。

第二章 漠北雄鹰 17

稽侯珊心中明亮起来，他知道匈奴人该怎样活着了，匈奴人不该只学猛兽，战斗一世，冲杀一世，我们该让自己的战马歇歇脚，让刀剑入鞘，让暴跳的心平息下来。

第三章 屈子遗风 26

嫫又说：“咱们秭归城的名字也是因屈大夫而得，他遭流放时曾经回归故里看看家乡的山水，已经出嫁远方的贤姉女须归来迎他，从此这地方便唤做秭归。”

第四章 沐血王庭 37

这天傍晚的夕日仿佛比往常更久地驻留天庭，它昭示着大匈奴帝国从此只有一位大单于，唯一的天所立大单于——呼韩邪单于。

第五章 别兮故乡 46

一阵山风漫过，吹落了片片花瓣，桃花漫天飞舞，落在墙的头发表裙上，墙被桃花装饰成一尊花神。两岸的百姓们目睹了这一奇景，这一天变成了香溪永久的传说。

第六章 肝胆相照 58

“苍天在上，大地为证，自今以来，汉匈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盗窃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第七章 汉宫秋月 70

那夜，昭君独自一人走上月影台的亭子，四四方方的天穹上高挂着一轮明月，月是家乡的那轮月呵！

第八章 草原呼唤 82

哦，她的东君，她的伟岸的君王终于莅临了！等待已经结束，天的神树已升上东方！

第九章 匈汉和亲 95

多情的皇上终究没有强留已许嫁匈奴的美女，否则，汉匈两族的历史便要改写。昭君对住了数年之久的汉宫再无牵挂，云姊亦自请作为侍女跟随昭君往嫁匈奴。

第十章 昭君出塞 111

公主是吉祥的凤凰鸟呵，从此汉匈两族不再有战争，男人们不再流血死亡，女人不再哀伤悲泣，从此阳光照耀下的大地和平一百年！



第十一章 初到草原 127

“……天父呵，是你在延续我的生命，是你赐我希望和荣光！……呵，是你！照耀我的天父，给我以吉祥和幸福的伟大父亲！……”

第十二章 新的希望 146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伊屠知牙师有与他母亲一样清澈蓝湛的眼睛，一样细白的皮肤，但那倔犟的鼻子，宽阔的额头又是大单于的翻版。

第十三章 折翼雄鹰 160

大单于躺在白熊皮褥上，垂闭着眼眸，平静面容环绕着一圈祥瑞的光芒。

第十四章 阏氏再嫁 170

“母亲！——”小王子的夹带着哭腔的喊声似乎随身旁掠过的夜风直贯昭君的耳鼓，她不由得勒住赤电。

第十五章 温清草原 188

夜雾彻底吞没了世界，世界是一片柔软的黑暗，在这片黑暗里，只有一支缠绵的古歌在缭绕着……

第十六章 雏鹰回归 205

“……你是天父额上的一颗夜明珠，是你照亮了黑夜，你的皎洁的辉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啊！光灿的明月呵！希望的明月呵！给我滋生血脉的力量吧！……”

第十七章 强邦之梦 223

一轮明月高挂天穹，宁胡阏氏举目向天，她的身后俯跪着伊屠知牙师、云儿、阿嫣和匈奴的诸王百官和众多的牧民们。

第十八章 平定叛乱 238

宁胡閼氏放下琵琶,乐声静止了,旭日跃上天穹,人们望着垂闭着眼目、面容安详的君王深深地俯拜下去。

第十九章 天降蝗灾 258

“那么……在你们出征的时候,我将站在匈奴铁骑的最前面,让奔袭的马蹄从我的脊背上踏过去!”

第二十章 拯救草原 275

小王子心疼得几乎落泪,他蓦地站起来,“母后,不论前面山多高,岭多险,知牙师也要插翅飞过去。”

第二十一章 草原之殇 294

夕阳红彤彤地挂在西天,仇恨结束了,她的使命也完结了,她感到一阵疲惫,“是呵,我累了,天父呵,唤我去吧!”

第二十二章 魂归天堂 310

这时,黎明的第一束熹光已经闪射出东方的天际,她忽然听到了天父的召唤,那声音恢弘而深沉:来吧!昭君,踏上你面前这条通天之路吧!

结 尾 千古流芳 320

大草原上,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些征服、那些野心、那些阴谋、那些仇恨……青草覆盖了一切。

后 记 326



王昭君

引

子

天赐昭君

这晚的月亮实在好啊，澄明瓦亮地挂在穹空，为劳作的农人照拂着，人们直起腰，举目向上，辽阔天宇，长空深处，人们似乎感到了某一位大神的亲切目光，哦，神在注视烟登坪村的人们。



公元前 52 年的一个温暖秋夜，在南郡秭归香溪河边上的烟登坪村里，王襄的妻子景氏生下了一个足月的女婴。这是他们的头胎孩子，虽说，头胎不是男孩，总是令人失望的事，但这个女婴的出生却赢得了全村人的祝贺。因为就在这个温存美丽的夜晚，西坡的那片刚开的荒地上才种了百日的包谷忽然间金黄熟透了，晚风中，一排排沉甸甸的包谷棒噼噼啪啪地从秸秆上断折下来，那绵延数十里的清脆响声喜煞了村人，人们纷纷奔到地里去，往箩筐中拾捡着。这晚的月亮实在好啊，澄明瓦亮地挂在穹空，为劳作的农人照拂着，人们直起腰，举目向上，辽阔天宇，长空深处，人们似乎感到了某一位大神的亲切目光，哦，神在注视烟登坪村的人们。

这夜，村中那棵参天大核桃树下的那口楠木井，那口楠木做盖，楠木垫底，楠木镶边，楠木护口的大井，混浊的井水忽然间变得澄碧澄碧的。劳累的村人们喝了一口这井里的水，那份独有的爽凉一直沁到了心尖上，使人困乏顿消。

今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村人们惊喜地四下里望着，耕牛仍老实地待在它的牛栏里，鸡雏也在自己的圈里不声不响，住在村东头的老奶奶嫫的那匹上了岁数的老马亦安分地守着那盘大石磨。只是高龄的嫫忽然走出幽闭多日的房子，独自朝香溪河走去，村人早就知道嫫快不行了，原本红润丰厚的脸颊塌陷下去，身子瘦得干瘪，不吃不喝地躺在炕上整整三天了，只等着老天召她上路了。今晚嫫起来，抖擞着，精精灵灵地走到河边，盘坐在一块光滑的卧牛石上。这时月色如水，风清气爽，两岸青山像冠宇华美威严站立的神，嫫宽大的长袖飘摆起来似两只鼓翅飞起的大鸟。人们惊异地发现嫫的瘦脸重新丰润了，仿佛那干瘪多皱的老皮注入新鲜清澈的河水，佝偻的身子又恢复了她往日的敦实厚重。嫫向后仰抬起头，面上滚动着已失去很久的气派和尊严，对涌来的烟登坪村的村人们说：

“我还能活很多年呢，天上的神灵给我们烟登坪送来一个神奇美丽的女孩，往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五谷丰登，谷粟一年三熟。”

于是人们蜂拥到王襄家，争看那个刚降生的女婴，她安静地躺在景氏的怀抱里，睁着澄明瓦亮的眼睛，村人不由得转望高天那枚月亮，那正是月光的色泽呀。婴孩洁白的小脸亦如银月一般飘灿着辉光。



“哦！”人们惊叹着。

景氏自豪地告诉人们，方才她梦见一轮皎月投入怀中，跟着，婴儿就降生了。

这么说，女孩是月宫的仙子啊！

人们沸腾了，纷纷挖启埋在自家房下准备过年时用的老香醇，全村跟过年一样热闹，人们围着王襄说尽祝贺的话语，喜气洋洋的王襄当众为这个神赐给他的女孩取名叫“嫫”，字“昭君”。

村人欢呼起来，就在这一夜，喜悦的村人也把他们的村名“烟登坪”改为“宝坪”，因为这里是一块宝地呢。

王昭君

第

一

章

惊艳山乡

嬉嬉然一笑，漆黑粗长的睫毛上颤颤地挂着晶莹的桑露，洁白的面庞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姑娘们就拉开嗓子脆生生地唱：日出采桑兮去桑园，桑露清清兮洗白端。

天刚放亮,媼就起来了。这时,父亲,母亲和妹妹姆都还在黎明的熹光里熟睡,头遍鸡鸣尚未开始。媼提上她的小篮子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站到外面,清爽的晨风一下子就掠走了身上的燥热,那残存在脑中的梦境,不管是美妙的还是不甚美妙的统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媼从心底发出一声欣喜的惊叹:哦!多好啊!她抬起眼睛,天还没有完全亮透,四周静悄悄的,宝坪村的一切,那些矗立的房屋、树木和远近的山色似乎都像梦中的景物一样于朦胧的光影中凝立着,最近处的一条小溪怕惊动谁似的在缓慢而无声地流淌。但是长天深处的那颗启明星却欢畅而使劲儿地把自己睁亮了,“嘿!早呀,小不点儿!”星星在跟媼说话,用老祖父的粗嘎嘎的声调。奶奶嫗告诉过媼,说这颗星星已经活了很长的年头了,足有三个三百岁了,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是个好脾气的老寿星。

“早呀!老祖父!”媼摇着小手。接着,她看到这颗星星消隐在苍白的天际里,东方现出一片很大的蒙蒙的金红色,令她小小的身心为之一振。呵!天的神树又开花了!媼在湿软的草地上奔跑着,一口气跑上香溪河岸边的一座披满青草的小山。在这儿,她可以更清楚地看见那盛开的热腾腾的金红花瓣,它们是那么巨大,一片片一朵朵,简直铺满了整个东方的天宇。

“多好啊!”媼不由得双膝跪下,向着天的神树举起她的小手,那洋溢着红光耀到她的面颊上,并且一直浸透了她小小的身子,这光霁好像隐含着某种召唤,让媼激动得几乎要淌下泪水,但她不知道它召唤的是什么,她还不不懂,她太小了,她只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小鸟似的在向着远天飞翔。

当太阳上升时,媼已跑下山坡,来到香溪河边,从篮子里掏出布巾和一柄乌木做的木梳,静静流淌的河水忽地变得欢快起来。明镜似的水波映出她的模样,她解开头顶的抓髻儿,这头乌黑浓密的长发一直拖到足踝。媼对着水中自己的影子不觉微笑着,一群绒羽泛着绿色光泽的鸬鹚从水面上飞起,嘎嘎地叫着,掠过媼的面前,“嘿,多美的小姑娘呀!”鸬鹚们用响亮的嗓子说着。

“你们也很漂亮!”媼红红的小嘴呢喃着,用她的小指头指点着鸟儿



们，“瞧，你们黑亮的羽毛多光滑呀，还有长长的尖钩嘴巴，但是今儿个你们可不要用它来捉可怜的小鱼了，我请求你们。”

鸬鹚们庄严地扇动着翅膀，呜哇作答，“好啊，小姑娘，但是，你得用清澈的河水把你的脸儿洗得更美，用梳子把头发梳得更亮。”

于是媼就梳洗起来，鸬鹚们落在对岸的矮树丛上，圆圆的眼睛凝看着小姑娘。

河边还有一排排的桃树，在这早春的日子里鼓起一个个结实的苞蕾。清风徐徐摇过，媼踩着河边的白卵石站起身，光光灿灿的黑发，粉红的笑靥，唔，桃树们有些迷乱互相磕碰着，枝条与枝条彼此推挤着，“哦，我们又多了一位小姊妹！”桃树说，“但是比我们都美丽。”

“别泄气，我的姊姊们，春风再浓些，你们就开花了，那时，所有的姑娘都会羡慕你们呢。”媼回答，拎起她的篮子。天空被升起的太阳耀得大亮，村上的男人们已经出门准备到地里去了，女人也挑着水桶向那口楠木井走去。阳光下远远的青草小路上，娉娉婷婷地走着青衣白衫已尽显女儿情态的媼，人们不由得停住自己的步子，眯起眼睛：媼在这个明媚的早晨由青山绿水间走来。人们一时以为是这个早晨，这方山水刚刚孕育了她，连王襄和景氏也怀疑这样美丽的女孩似乎不是自己生养的。媼依旧沉浸在与自然的对话里，脸上布满喜悦的、惊诧的笑容，通身飘逸着山水的灵秀之气，人们再次记起媼出生的那个神奇的夜晚，想着这个女孩给宝坪村带来怎样的福气呀。

早春时节，桑园里的桑树伸展开嫩绿的叶片。像媼这些十一二岁大的姑娘每天早上都要去采摘桑叶，她们穿梭在一株株的桑树之中，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执一根顶端带有尖钩的木棍，钩下一枝树枝，用手摘下一片片桑叶。媼总是摘得又快又多，她不像有些嘴馋的姑娘，时不时地要撷下几颗桑葚塞进嘴巴里，吃得满嘴流着紫红的汁液，她只是在采完桑叶后才摘下一捧桑葚放到叶子上面，准备带给妹妹娉。当媼提上她满满的竹篮直起身时，看到她的小姊妹都会惊讶地叫：

“哎，媼，桑露把你的脸洗得多白呀！”

媼嫣然一笑，漆黑粗长的睫毛上颤颤地挂着晶莹的桑露，洁白的面庞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姑娘们就拉开嗓子脆生生地唱：

日出采桑兮去桑园



桑露清清兮洗白墙

桑园里弥漫着桑树飘散的清香和早春的泥土发出的清湿气息，媼踩着姊妹们的歌子走回家。景氏正坐在织机前咔嗒咔嗒地织纱，机杼相和，经纬相加，白纱斐成。景氏抬头看见媼回来，不觉露出欣慰的笑容，媼终于长到可以帮助母亲的年龄了。媼愉快地唤了一声母亲，将一捧桑葚递给在景氏脚边玩耍的娉，就走进一旁的蚕房，开始给蚕宝宝们喂食。小家伙们还太幼细，无法对付整张桑叶，媼用刀把桑叶剁碎，然后撒在蚕篓里，小小的春蚕扭动身躯，小嘴一张一张地吞咽着可口的食物。这之后，小姑娘又得去喂鸡笼里的鸡和猪舍里的猪。

在媼降生前的一百年间，正是西汉农业空前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汉朝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加之武帝时，铁制农具和耕牛已得到普遍使用，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媼的故乡秭归地处长江三峡之第三峡——西陵峡畔，这一带虽属距川西平原较远的山区，且江水异常凶暴，布满急流险滩，但土地却因水的滋润而格外肥沃。湿软的土壤饱含充足的养分，再加上温润的气候，甘美的阳光，足以养育一年三熟的作物。秭归的田野上，有稻、麦、谷粟、玉米，山坡上还有成片的柑橘林和大片的茶树，这些作物都是由男人们去栽种。而女人们也不清闲，每日亦有大量的活计等着她们做，挑水、砍柴、做三餐饭、织锦、舂米、饲养牲畜以及种芋栽莲。秭归山乡，溪水纵横，河塘遍野，人们就将这些大小溪河连成农田灌溉网，又在一个个陂塘里养鱼种莲，初春，掘藕根节头，埋在塘里的泥中，盛夏便长出硕大的莲蓬。

但是，秭归山乡，尽管土地肥美，男人辛勤劳作，日子仍是十分艰难。西汉到了元帝朝，已开始显出衰落的征兆。元帝即位不久，便天灾累起：先是关中十一郡发大水，万顷农田颗粒无收，饥谨大作，饥民们只得人相食；次年陇西大地震，山崩地裂，巨杀人众；北海再发水灾，吞没田地，灾民失所。但皇室、贵族、官僚的奢靡浪费和强取豪夺之风却愈演愈烈，四方百姓头压沉重的徭役赋税。宝坪村的农人一年四季不停歇地垦荒种地，收获的大部分却要官府征去，只有小部分属于自家。因此，妇女的活计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饲养的家禽既可给自家寡淡的锅里增添些美味，又能换回盐和农具；而女人们种植的芋头在七月成熟，可窖藏数月，在荒年里便成了绝好的东西。



媵在早春艳阳高照的上午,要将母亲织好的纱拿到溪边去浣。她端着一只与她纤细的身子很不相称的大木盆,和一群小姊妹走到香溪河的上游,那儿有一条亮晶晶的流速湍急的小山溪。四周的青山静静地倚在阳光里倾听汨汨的溪水声,空气中流荡着野草浓薰薰的气味,这里是姑娘们的天地,男孩子们谁也不会到这儿来,他们这时都在山的另一面放羊。姊妹们一到此就像雀儿一样扑散开,她们都是十一二岁的年龄,最大不过十三岁,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在溪边浣纱是她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尽管有很多的纱要浣,可她们拥有充足的时间,从巳时到午时,整整两个时辰,母亲不会来唤女儿,她做好了饭,喂了怀中的小儿,便要去地里给耕作的丈夫和儿子送饭。姑娘们站在溪边,如同进入了一个自由快乐的世界,摘着那些在这个早晨开放的紫色、蓝色、粉红色的野花插在头顶的两个小抓髻儿中,对着清冽冽的溪水拿姿做态着。笑声涟涟,山村的农家女儿,没有金银饰物可戴,再说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就是女子在十五岁前一律梳“丫髻”,将头发集束于顶,编结成两个小髻,如初发的两枝幼芽。到了十五岁,如已许嫁,才可以把头发绾起来,插上发簪,女孩插簪是很重要的事情,通常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农人家拿不出金簪玉簪,却也要做上一支精美的竹簪或骨簪为女儿行成年礼。

嫫是这群女孩中最长的,今年满十三岁了,除了媵,便要数她美丽,嫫的个子很高,像十五岁的大姑娘一样亭亭玉立。在这个早春,嫫已看到自己身子里流出的那股生命的红潮,就在这时,嫫便觉到她单薄的胸脯像蓓蕾一样时时要怒放着,她开始爱脸红,轻声细语地说话,不再摇晃着身子大笑,而是以袖掩面低低地笑。这会儿,嫫插上了野花,寻到山溪转弯处,远离姊妹们,瞧着水中的面容,做出各种美妙的女儿态来。婧是个活泼的姑娘,只比嫫小一点儿,也快十三岁了,婧虽生得不如媵和嫫,倒也是杏目桃腮,清纯可爱。婧发现不见了嫫,就诡秘地眨眨眼睛,招呼着姊妹们,轻手轻脚地去寻嫫。

嫫一时忘情,舞袖而歌: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婧率众姊妹脆声声齐唱：

子慕予兮善窈窕

嫋嫋地回头，两颊飞上红云，姊妹们笑起来，婧笑得最响，围着嫋跑跳着，扬起长袖冲她扭扭摆摆地跳着峡舞，直到把嫋羞得跪在溪边蒙住脸哭起来。

“哎呀姐姐嫋！”婧自知自己过分了，抱住嫋的肩膀摇晃着，拉下她的手，冲她做出各种鬼脸，“瞧，妹妹婧像不像一只小花猫？”

嫋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来。

“哎！——姊妹们快看呀，桃花全开了。”远处传来嫋的喊声，唯独嫋没有加进戏弄嫋的游戏，在水中浣纱。众姑娘站起身，愣怔住了，天呀，溪边河岸的桃林一片红晕的丹霞，这是怎么回事？它们怎会在短短的时辰里霎时全开花了？往常的桃花可不是如此这般开的，总是在一个早晨里，先有一树顶尖上的几枝小心翼翼地拱开了自己的苞蕾，然后才一树连着一树地开……这会儿，是多么不可思议呀！众姑娘忽闪着睫，婧跑上前几步，看看四周的桃花，再看看溪边浣纱的嫋：嫋站在青草之上，正由溪水中扯起二丈长的白纱，像升腾起的迷离白雾，嫋的面容为串串野花环绕，在这透明的雾霭里真如同西天瑶池的小仙子，难怪千棵桃树要竞相开放呢，原来它们都看到了这幅图景，想一争高低。树是有灵性的。

在西边高坡上耕作的农人也望见了这一从未见过的奇景：桃树在与美丽非凡的嫋争妍，不觉停住手中耕犁，久久赏观，连老牛亦在转头呆望。

可嫋完全忽略了自己，她为桃花吸引，就急忙将浣好的纱铺在光滑的石头晾晒开，向桃林飞跑去。

嫋喘息着停住脚步，大群蜜蜂嗡嗡地飞来了，桃树于轻风中摇动着，伸开一个个嫣红的枝头，迎接着采花的小虫，但蜜蜂却不进桃林，一股脑儿地围着嫋转。

“哦，我的小兄弟们，”嫋摆着手，对蜜蜂们说：“你们得掉过头去，你们实在是弄错了，桃林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哦，可是蜜蜂没有搞错，因为我们的嫋比桃花还美丽呀！”婧和众姊



妹跑过来，大声道。

婧抬起头，脸颊漫上淡淡的晕红。

“蜜蜂来找婧采花蜜喽。”婧响亮地叫，与众姊妹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跑跳着笑闹着，婧站在当央，两手挡着脸，免得蜜蜂真的落在面上。

桃花开的日子是小姑娘们的节日。每天，她们一做完活计，就跑向桃林，她们不会被母亲要求老老实实在屋子里学做女红，村外的天地多广阔呀，层层叠叠的桃花滚荡着一直涌向天边，风儿一吹，万千片花瓣纷扬着漫天飞舞，把蓝天也裹映得红蒙蒙醉晕晕的。女孩们在花树丛中你追我赶地玩得开心极了。有时，她们也邀放羊的男娃娃一起玩，女孩们最喜欢一个叫龙儿的男娃，他自小就没有爹娘，靠替别人放羊为生，尽管龙儿是个孤儿，常常吃不饱肚子，但他却十分仁义，乐于助人，而且手很巧。不久前，嫫的一把心爱的木梳掉进了香溪河，被水流带走了，嫫急得哭起来，龙儿就寻了一块楠木，做成了一把半月形的木梳，还刻有花鸟图案，在第二天不声不响地交给嫫，把嫫惊喜得半晌说不出话。以后，总有女孩去求龙儿做梳子、篦子，当然，龙儿也会得到女孩们赠送的各种礼物：两块甜米糕、一大碗香喷喷的芋粥和一块腊肉，或是一条卤得滋味鲜美的鱼，对龙儿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但是嫫，即使不求龙儿做活儿，也时常给龙儿好吃的东西，嫫简直把龙儿当成自己的兄弟般爱护着。只要看见龙儿，她便会将一个布巾包裹着的米糕或粽子塞给他，彼此说笑一番，而龙儿亦常常去溪边捉来螃蟹或上树掏来热乎乎的鸟蛋回赠嫫。在今春这个桃花盛开的日子，嫫的身心有了些许微妙变化，见了龙儿不再有言语，会脸蛋发红，低眉含笑着，把给龙儿的食物往他身旁一放，扭身便跑开去。龙儿今春已满十五岁了，圆圆的稚气的脸孔开始放宽拉长，正在显出男子气，斜卧的两道眉毛忽地浓重起来，给他整张脸生出许多英俊来，个头也比去年秋天长高了不少，单薄的肩膀像渐熟的包谷在一点点茁壮。嫫常在夕阳西下时分远远地看龙儿放牧归来，龙儿身着破麻布衣，挥着自制的那杆长鞭，口中打着长长的响亮的呼哨，在山岩上矫健地跳上跳下，好像他赶的不是一群慢慢腾腾的绵羊，而是大群动荡不安的马儿。在这个早春，龙儿见了嫫也突然不自在起来，嫫红红的脸颊令他心跳不止。在这个花季，男女娃娃们于花树丛中追逐着，玩起藏猫猫的游戏。一个孩子用丝帕蒙住眼睛，待众人藏好后，他再摇摇晃晃地去抓猫猫，被抓住的孩子便接替他成为下一个抓猫猫的角色。孩子们都避免被抓，当抓猫猫者撞到自

